

跟随大师感悟人生



本套书是世界四大短篇小说之王的经典作品合集，所选篇目都是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描写凡人琐事和人情世态，有的写小人物卑躬屈膝的奴婢形态，有的刻画专制制度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有的揭露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压制及其保守和虚弱。

# 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 作品精华

描写凡人琐事和人情世态，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

马金诚◎编译

这些作品短小精悍，虽然情节简单，正如契诃夫所说：“故事越单纯，就越逼真，越诚恳，因而也就越好。”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体现了名家的经典构思、丰富想象和创作魅力，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的良好版本。

哈尔滨出版社

跟随大师感悟人生

# 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作品精华

契诃夫作品精华

马金城 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随大师感悟人生: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作品精华/章超策划 马金诚编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12(2010.09 重印)

ISBN 978 - 7 - 80699 - 609 - 6

I. ①跟… II. ①章…②马… III. ①人生哲学—青年读物  
IV. ①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440 号

责任编辑:关 力

装帧设计:世纪鼎

**跟随大师感悟人生: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作品精华**

章超策划 马金诚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0451 - 82380850

E - mail:hrbcbs @ yeah. net

网址:www. hrbc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30 毫米 1/16 印张 48 字数 72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2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99 - 609 - 6

定价 3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 徐桂元 徐学滨

# 目 录



会计助理的日记 .....	375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	376
陪 嫁 .....	379
未婚夫和爸爸 .....	383
在邮局里 .....	387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	389
一个官员的死 .....	393
卡什坦卡的故事 .....	395
表现不好 .....	395
神秘的陌生人 .....	397
投缘的新朋友 .....	399
稀奇古怪的把戏 .....	401
天才！天才！ .....	402
不安的夜 .....	404
不顺利的初次演出 .....	407
柔弱的人 .....	412
跳来跳去的女人 .....	414
纪念册 .....	436
脖子上的安娜 .....	438
看不见的眼泪 .....	449
带阁楼的房子 .....	454
神 经 .....	469



夜莺演唱会 .....	473
变色龙 .....	475
买乐谱 .....	478
新娘 .....	482
公民证 .....	499
柳树 .....	501
坏孩子 .....	504
丈母娘——辩护律师 .....	505
假面 .....	507
横祸 .....	512
小人物 .....	514
出名 .....	517
哀伤 .....	519
名贵的狗 .....	524
捉弄 .....	526
外科手术 .....	530
演说家 .....	533
乞丐 .....	536
出事 .....	538
写字台 .....	543
代表 .....	545
发生在理发店里 .....	548
在漆黑的夜晚 .....	552
奇特的镜子 .....	553
万卡 .....	556
牡蛎 .....	559

## 会计助理的日记



1863年5月11日，年过六旬的会计格洛特金因常喝掺甜酒的牛奶治咳嗽而得了酒狂症。医生们会诊后断言，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终于要当会计啦！这个职位早就应该是我的了。

书记克列谢夫因殴打称他为官僚的求见者，将吃官司。此事显然已成定局。

我乐滋滋地享用治疗胃炎的汤药。

1865年8月3日，会计格洛特金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咳嗽并服掺甜酒的牛奶。如果他死了，会计一职非我莫属。我怀抱希望，但甚微弱，因为，看来酒狂症并非不治之症。

克列谢夫抢过亚美尼亚人手中的期票，撕碎了。看来，非打官司不可了。

那个叫吉利耶夫娜的老太婆昨天说，我害的不是胃炎，而是内痔。这是有可能的！

1867年6月30日，报载，阿拉伯霍乱流行，可能会传到俄罗斯来。如此看来将出现许多空缺。老头子格洛特金可能会撑不住而死去，我则将获得会计职位。这人真能活！活的如此长久，我甚至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治胃炎服什么药好？是否该服用驱虫药？

1870年1月2日，格洛特金家院里的狗吠了一夜。“这是个可怕的征兆。”我的厨娘佩拉盖娅说。我和她谈论：我当了会计之后，将买件浣熊皮大衣和一件睡袍。直到夜里两点我们还在谈。还有，我多半会结婚。当然，不娶姑娘——这与我年龄不相当，寡妇会更合适些。

昨天在俱乐部，克列谢夫被人带走了，原因是他大声地讲了个不堪入耳的笑话，并嘲笑商界代表团成员波纽霍夫的爱国心。据悉，后者将向法院起诉。

我想去见医术高明的博特金大夫求治胃炎。



1878年6月4日，报载维特梁卡发生鼠疫，很多人因此而病倒，故此格洛特金服胡椒浸酒。这么老的人，胡椒浸酒未必有用。如果鼠疫漫延到这里，我一定能当上会计。

1883年6月4日，格洛特金重病卧床了。我前往探望，并为我曾焦急盼望他死而含泪求他宽恕。他流着泪，宽宏大量地饶恕了我，并告诉我，治胃炎应该服橡实咖啡。

克列谢夫又几乎吃官司：他把租赁的钢琴典当给犹太人。虽然如此种种，他还是获得了斯塔尼斯拉夫勋章和八级文官职位。这究竟是什么世道，真有点让人搞不懂。

姜4.266克；高良姜1.5克；烈性伏特加1克；7兄弟血5克；全部调和，泡入1升伏特加酒中，空腹每次服一小杯，治胃炎。

同年，6月7日，昨日我参加了格洛特金的葬礼，唉！这个老头的死于我无益！我夜夜梦见他身穿白长袍，用一根指头招呼我。啊，倒霉，我这该死的，我真是太倒霉了，恰利科夫当了会计，这个职位我没得到，而是那个年轻人得了，他有那位当将军夫人的婊娘为他说情。我的希望成了七彩的肥皂泡。

1886年6月10日，恰利科夫的老婆跟别人跑了。可怜的人，很伤心。可能他会伤心得寻短见。如寻短见，则我又能当会计了。关于此事已有议论，这就是说，我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活下去，距浣熊皮大衣不远矣。至于结婚一事，我不反对，若遇良机，何不结婚，只是须先找人商量，这是极其重要的事。

克列谢夫和三等文官利尔曼斯互换套鞋，丑事一桩！

看门人帕伊西伊劝我服升汞治胃炎。我想应当试一次。

##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大厅里灯火辉煌，挤满了人。这里的中心人物是催眠师。别看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然而却眉开眼笑，满脸红光，神采飞扬。人们



不住地对他微笑，鼓掌，啧啧称奇……在他面前人们相形逊色。

他确实做出了奇迹。他让一个人昏昏睡去，把另一个人弄得全身僵直，让第三个人的后脑勺支在椅子边上，脚后跟却架在另一把椅子上……有个又高又瘦的新闻记者被他拧成了螺旋形。一句话，鬼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他对女士们造成的影响尤其强烈。

她们遇到他的目光都魂飞魄散，像挨打的苍蝇一样。啊，女人的神经！如若缺了她们，这世上的生活该多么枯燥乏味！

催眠师向一些人施展过他的法术之后，走到了我的跟前。

“我觉得您的气质极易受外来影响，”他对我说，“您那么神经质，那么富于表情……您愿意让我催您入睡吗？”

睡一觉有什么不好？行啊，亲爱的，你试试吧。我在大厅中央一把椅子上坐下，催眠师在我正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握住我的两只手，用他那对吓人的蛇眼盯住我可怜的眼睛。

观众把我们团团围住。

“嘘……先生们！嘘……别出声！”

大家安静下来……我们两人坐着，彼此瞧着对方的眼睛……过了一分钟，两分钟……我的背上起了鸡皮疙瘩，心怦怦地跳，但就是不想睡觉……

我们继续坐着……又过了五分钟……七分钟……

“他不受影响！”有人说，“好！这人了不起！”

我们坐着，四目相对……我毫无睡意，连打盹的意思也没有……要是让我看一份市议会或者地方自治局的会议纪录，我恐怕早入梦乡了。观众开始交头接耳，嘿嘿冷笑……催眠师慌了神，开始眨巴眼睛……可怜的人！谁遭受惨败还能心情愉快呢？救救他吧，神灵们，快打发莫耳甫斯来合上我的眼皮吧！

“他不受影响！”那个人又说，“够啦！别闹了！我早就说过，这都是骗人的把戏！”

我听从这位朋友的召唤，刚要做一个起立动作，这当儿，我的一只手突然感到掌心里有个异物……我开动触觉，知道这异物是一张钞票。我的亲爹是医师，凡是医师单凭触觉就能知道钞票的面值。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我在继承亲爹的种种才干的同时，也继承了这种可爱的本领。我摸出这张钞票是五卢布。摸出之后，我立刻睡着了。





“真行啊，催眠师！”

在场的几名医师都朝我走过来，在我身边转来转去，闻了又闻，都说：

“嗯，没错……他睡着了……”

催眠师为他的成功而洋洋得意，又在我头顶上挥动双手，于是我这个熟睡的人便在大厅里走动起来。

“让他的手臂强直起来！”有人建议道。

“您行吗？让他的手臂变僵！……”

催眠师（他可不是胆小的人！）便拉直我的右臂，开始对它施展法术：又是搓揉，又是吹气，又是拍打。我那条胳膊却不听话。它摇来晃去像一条破布，就是不想变僵。

“直不了的！您把他弄醒吧，要不然就害了他……瞧他那么瘦弱，又神经质……”

这时我的左手又感到掌心里多了一张五卢布钞票……这一刺激通过条件反射由左臂传至右臂，于是那条胳膊迅即变僵了。

“真行啊！你们瞧，多直，还冰凉的！跟死人的一样！”

“完全失去痛觉，体温下降，脉搏减弱，”催眠师报告说。

医师们开始摸我的脉。

“没错，脉搏很细，”其中一人说。

“肢体完全麻痹。体温大大下降……”

“不过，这事该怎么解释呢？”一位太太问道。

有位医师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叹口气说：

“我们只有事实！解释么，可惜现在还没有。”

你们有事实，我却有两张五卢布钞票。还是我的更实惠……为此我要谢谢那位催眠师。解释么，我可用不着。

可怜的催眠师！你何必缠住我这条眼镜蛇不放呢？

追记：哎，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不是卑鄙龌龊吗？

我刚刚才弄清楚：那两张五卢布钞票原来不是催眠师塞进我手里的，那是我的上司彼得·费奥多雷奇干的……

“我这么做，”他说，“是想考查一下你的人品……”

咳，真见鬼！

“可耻啊，老弟……这可不好……我没料到……”



“可是我家里有儿有女，大人，还有妻子……老母亲……再说目前物价这么昂贵……”

“这可不好……你居然还想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你在午宴上慷慨陈辞，总是热泪盈眶……可耻啊……我原以为你为人正直，想不到你……你爱财如命！”

无奈我只好把那两张五卢布钞票退还给他。有什么办法呢？名声比金钱更贵重。

“我不生你的气！”上司说，“算了吧，你这是本性难改……可是她呢！她呢！真—奇—怪！她这人既温柔，又纯洁，像块杏仁奶酪！那又怎么样？连她也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怎么她也睡着了！”

我上司所说的“她”，指的是他妻子玛特廖娜·尼古拉耶夫娜……

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 陪 嫁

“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我想跟您好好谈谈……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我一直在沉默、沉默，不过现在……我是您的忠实仆人！我的沉默不能再继续了。”

瓦尔瓦拉低下头，用发颤的手指掐了一朵小花儿。她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沉默片刻后，接着说：

“沉默是胆怯的表现，无论如何迟早总得让感情和心里话宣泄出来。您也许会生气……您也许不理解我的意思……不过……我有点太紧张了！”

我停住口。必须考虑一些措词，把话说得恰当些。

“怎么不说了！”她的目光在暗示我，“你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你有什么苦恼事？”

“您知道我的心思，其实根本不用我说。”我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我为什么每天都到这里来，为什么总在您眼前晃来晃去，让您看



着生厌。您怎会猜不到呢？就凭您那特有的洞察力，您大概早已猜透了我内心的感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您说对吗？”

瓦尔瓦拉的手在抖，头比先前垂得更低了。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嗯？”

“我……我不知该怎么说，即使不说，您也明白……我爱您，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非常非常爱您！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爱您的程度……总之，把世界上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收集起来，读读里面所描写的爱情表白、海誓山盟以及为此付出的种种牺牲，您……您会明白的……您会明白此刻我心中的感情，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您说点什么吧？”

“您要我说什么呢？”

“难道您……不爱我吗？”

瓦尔瓦拉微笑着抬起头。

“唉呀呀，真是岂有此理！”我暗自想道。她又莞尔一笑，动了动嘴唇，用刚刚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怎么会不爱呢？”

我真太激动了，我抓住她的一只手，拼命亲吻起来，又疯狂地抓住她另一只手……她真是好样的！当我紧紧抓住她的双手吻个不停时，她顺势把头偎靠在我的胸脯上，这时我才真正切身感到了爱的美好。

我开始吻她的头，胸口感到热乎乎，好像生着一个小火炉。瓦尔瓦拉抬起头来，我终于吻到了她的芳唇。

就这样，瓦尔瓦拉被我征服了，那三万卢布陪嫁的议订书只等我去签字了，总之，当美貌的妻子、大批的金钱、锦绣前程对我来说几乎已是十拿九稳了，我却鬼迷心窍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是一辈子都不该说的心理话。

在未婚妻面前，我很想卖弄一下自己的小聪明，炫耀一下自己的处世原则，自我吹嘘一番。不过，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结果竟适得其反。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初次吻过她以后，我开口说，“在您答应做我的妻子之前，为了消除某些不必要误会，我认为我有义务对您说几句话。我会把话说得简短些……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您了解



我吗？您知道我从事的职业吗？是的，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很勤劳！我……我很高傲！不仅如此……还有光辉的前程……可，遗憾的是，我很贫穷……我一无所有。”

“这我知道，”瓦尔瓦拉说，“金钱并不意味着幸福。”

“是的……谁谈金钱来着？我……我为自己的贫穷感到自豪。我宁肯去花自己用写作挣来的微不足道的几个钱，也不愿平白无故去接受三万……那三万……”

“我明白，您说吧……”

“我一向贫穷。我不在乎贫穷。我能够一星期不吃饭……可是您呢？您能吗？您过惯了舒适的生活，您出门必须雇马车，否则您根本走不动路。您每天都得换一套新衣服，您花钱如流水，从未尝过贫穷的滋味，对您来说，得不到一朵时髦的鲜花，就算是莫大的不幸，那么为了我，您甘愿放弃富足的生活吗？”

“我有钱。我有陪嫁。”

“空话！为了维持生活，您就是再有一万，两万，也只够花上几年。以后呢？受穷？哭天抹泪？我的亲爱的，请相信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这话的意思你明白吗？为了同贫穷作斗争，必须有顽强的意志、非凡的性格！”

“我在胡说些什么呀！”我心里想，但还是接着说了下去：

“您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吧，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请您好好想想吧，您这是在迈出多么重要的一步！一迈出去就再也回不来啦！您要是有足够的力量——就跟我走，要是您缺乏信心——您就拒绝我！哦！我宁愿失去您，也不愿……也不愿让您失去您安逸的生活。我每天的那一百卢布是靠我辛苦写作挣来的，根本就不能支撑一个家。那点钱是不够花的！您好好想想吧，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霍地站起来。

“您就好好想想吧！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眼泪和责备，头发也会过早地变白……我提醒您，因为我是个诚实的人。您会抛弃一切跟我一起过苦日子吗？我过的生活表面上可跟您过的生活不一样，您对我的生活会感到格格不入的。”

“要知道我有陪嫁！”

“您有多少陪嫁？两万，三万！还是一百万？再说啦，我根本不会



要那些钱……不！我不会那样做的！永远不会！我太高傲了，我不会那样做。”

我在长椅旁边徘徊着。听了我的一番话，瓦尔瓦拉沉思着。我胜利了。既然她在沉思默想，就说明她很在乎我、尊重我。

“就是这样，要么跟我一起生活，受苦受穷，要么离开我，享受荣华富贵……您选择吧……您有这种力量吗？我的瓦尔瓦拉有这种力量吗？”

我不停地说，不停地重复着，我在不知不觉中忘乎所以了。我一边说，一边感到自己好像分成了两半。一半陶醉于我说的那些话，另一半在梦幻般地想象着：“嘿，亲爱的，如果用你那三万卢布，我们的小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那些钱足够我们维持很长时间的！”

瓦尔瓦拉一直在听着，听到最后，她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手。

“谢谢您！”她说，她的声调使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不由自主地瞥了一下她的眼睛。泪花在她的眼眶里和面颊上闪烁着……

“谢谢您！您做得很好，对我十分坦率……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我不能……我跟您不合适……”

“哇！”她哭出了声。我说话也太欠考虑了……每当我看到女人哭泣时，我总是感到不知所措，而这会儿见到的是我的未婚妻在掉泪，就更不用说了。正当我考虑擦去她脸上的泪痕时，她又说道：

“您说得很对，如果说我想嫁给您，那就是在欺骗您。我不适合做您的妻子。我很有钱，我很任性，出门得坐马车，每天吃的馅饼都很昂贵。我吃饭从来不喝菜汤。就连我妈妈也总是替我感到羞臊……我没有这些是不行的！我不能步行走路……那样我会感到疲劳……再说衣服……所有的衣服都得用您的钱去缝制……过贫穷的日子绝对不行，我会发疯的！再见吧！”接着她绝望地把手一摊，毫无根据地说：

“我配不上您！再见吧！”

说完这些，她转身向家跑去。我呢？像个傻瓜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摇晃。等我清醒过来时，我真不敢相信我刚才所做的一切，我这可恨的舌头给我惹出了多大麻烦，于是不禁号啕痛哭起来。我真想对她大喊一声：“您回来！！”可是一切都完了。

我不知做了些什么，无可奈何地回家了。城门口已经没有有轨马



车。雇出租马车吧，我手头又没有钱，只好步行回家。

三天以后，我又到索科利尼基去。别墅里的人告诉我，瓦尔瓦拉病了，正准备和父亲一起去彼得堡她祖母那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的我完全麻木了，我拍着自己的后脑勺不知如何是好。我心乱如麻……读者诸君，这桩姻缘怎样才能挽回呢？如何才能把自己说过的话收回来呢？我该对她怎么说呢？我的脑子真是乱极了！这桩姻缘结束得太突然了，也实在太荒唐了。愚蠢啊！

## 未婚夫和爸爸

“我听说您快要结婚啦！”在别墅舞会上有个熟人问彼得·彼得罗维奇·米尔金，“什么时候举行少年告别晚会呢？”

“您怎么知道我快要结婚了？”米尔金一听就火了，“这是哪个混蛋告诉您的？”

“大家都这么说，何况凭种种迹象也看得出来……别保密啦，老兄……您以为我们一无所知，其实我们把您看透了，我们全知道！……嘻嘻嘻嘻……凭种种迹象看得出来……您成天待在康德拉什金家，在那里吃午饭，吃晚饭，唱抒情歌曲……您只跟娜斯坚卡·康德拉什金娜一个人散步，只给她一个人送花，把她拖进……我们全都看在眼里，先生！前几天我遇见康德拉什金本人，他亲口说的，你们的事全妥啦，只等从别墅搬回城里，立即就举行婚礼……怎么样？愿上帝保佑！我为您高兴，更为康德拉什金高兴……要知道可怜的人有七个女儿！七个哪！这是闹着玩的吗？有机会弄出去一个也好啊……”

“活见鬼……”米尔金想道，“他是第十个对我提起这件婚事的人了。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种结论，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就因为我天天在康德拉什金家吃饭，同娜斯坚卡散步……不——行，该制止这种流言了，是时候了，弄不好这帮该死的真能包办婚姻……明天我就去跟



这个蠢货康德拉什金说清楚，叫他别痴心妄想，我呢，趁早——溜之大吉！”

在上述谈话的第二天，米尔金来到七品文官康德拉什金别墅里的书房，他感到很尴尬，还有几分恐惧。

“欢迎，彼得·彼得罗维奇！”主人迎接他说，“日子过得怎么样，可以吧？闷得慌了吧，亲爱的？嘿嘿嘿……娜斯坚卡马上就来……她去了古谢夫家，一会儿就回来……”

俄俗，新郎在结婚前夕邀伙伴举行娱乐晚会。新娘则举行少女告别晚会。

“我，说实在的，不是来找娜斯塔西娅·基里洛夫娜的，”米尔金吞吞吐吐地说，窘得直揉眼睛，“而是来找您的……我须要跟您谈一件事……哎呀，什么东西掉进眼睛里了……”

“那么您这是打算谈什么事呢？”康德拉什金挤了挤眼睛，“嘿嘿嘿……您干吗这么忸忸怩怩，亲爱的？咳，男子汉呀，男子汉！真拿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嘿嘿嘿……早该……”

“说实在的，由于某种原因……事情嘛，您瞧，是这样的，我……是来向您告别的……明天我就要走了……”

“您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康德拉什金瞪着眼睛问。

“很简单……我要离开这里，就这么回事……请允许我感谢您全家的热情接待……您的女儿一个个都很可爱……我终生不忘这段时光……”

“对不起，先生……”康德拉什金的脸涨得通红，“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离开这里……您也可以干您想干的事，可是，先生，您……想溜……您不老实，先生！”

“我……我……我不明白，我怎么想溜？”

“整个夏季你天天来这里，又吃又喝，让人对你抱着希望，你从早到晚跟丫头们胡扯八道，可是突然间来一句：‘我要走了！’”

“我……我从来没让人抱什么希望……”

“当然，您没有求婚，可是您的言行举止意图何在，难道不一清二楚吗？每天来吃饭，每天夜里跟娜斯佳手挽着手……难道这一切都是没有用心的？只有未婚夫才天天在别人家吃饭，如果您不是未婚夫，难道我能供您吃喝吗？是的，您不老实！我都不想听您的话！您得求婚，否则我就……那个了……”



“娜斯塔西娅·基里洛夫娜很可爱……是个好姑娘……我尊敬她，而且……我不认为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妻子，可是……我们的信念和观点不合。”

“就这么个原因。”康德拉什金眉开眼笑了，“是吗？哎呀，我的宝贝，哪能找一个跟丈夫观点完全一致的妻子呢？咳，年轻人啊，年轻人！幼稚，幼稚！只要一谈起什么观点，真是的，嘿嘿嘿……就激动得不得了……现在你们意见不合，没关系，只要小两口过上一段日子，所有这些疙里疙瘩都会磨平的……新的马路还不好走哩，等来来往往的车辆压一阵子，那就别提多平坦了！”

“您这话也在理，可是……我配不上娜斯塔西娅·基里洛夫娜……”

“般配，般配！不值一提！你是个好青年！”

“您还不了解我的种种欠缺……我穷……”

“无关紧要！您月月领薪水呢，谢天谢地……”

“我……是个酒鬼……”

“不不不！我一次也没见您喝醉过！”康德拉什金直摆双手，“年轻人不能不贪杯……我也年轻过，酒喝过了头。在所难免呀……”

“可是我酗酒成性。我这毛病是遗传的。”

“我不信！这么一个貌若鲜花的小伙子，突然间——酗酒成性！我不信！”

“这老鬼，你骗不了他！”米尔金心想，“不过，他可真是一心想把女儿推出去呀！”他便大声说：“除了酗酒成性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些毛病。我受贿……”

“好孩子，有谁不收受贿赂呢？嘿嘿嘿。瞧他大惊小怪的！”

“再说，在我没有得知对我的判决之前，我没有权利结婚……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您，现在您应当了解全部真相……我……我因为盗用公款在吃官司……”

“吃官-司？”康德拉什金惊呆了，“是吗！这可是新闻……我不知道有这宗事。的确，在判决之前你不能结婚……那么您盗用的款项很大吗？”

“十四万四千。”

“是吗，这可是一笔大数目！没错，这事确实有点西伯利亚的味道……这么一来，我那丫头只能白白断送前程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没





话可说了，上帝保佑您吧……”

米尔金松了一口气，伸手去拿帽子。

“不过嘛，”康德拉什金考虑片刻，继续道，“如果娜斯坚卡真心爱您，那她可以跟您一道去那里。要是她害怕牺牲，那还叫什么爱情？再说托木斯克省很富饶。西伯利亚的生活，老弟，可比这里好。要不是拖家带口的，我早去了。您可以求婚！”

“这老鬼顽固不化！”米尔金心想，“只要能脱手，把女儿嫁给魔鬼他也干。”他又大声说：“可是我还没有说完……我吃官司不只因为我盗用公款，我还伪造证据。”

“反正一个样！只判一次罪！”

“呸！”

“您干吗这么大声啐唾沫？”

“没什么……您听我说，我还没有向您全部坦白……别逼我说出我生活中的隐私……可怕的隐私！”

“我才不想知道您的那些隐私！琐琐碎碎，不值一提！”

“不是琐琐碎碎，基里尔·特罗菲梅奇！您要是听说了……了解到我是什么人，您肯定会跟我绝交……我……我是在逃的苦役犯！！”

康德拉什金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猛地从米尔金跟前跳开，简直吓呆了。足足有一分钟他张口结舌、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布满恐怖望着米尔金，随后他倒进圈椅里，不住地呻吟。

“真没料到……”他嘟哝道，“我用胸口捂暖了谁呀！走！看在上帝份上，你走吧！别让我再见着你！唉呀！”

米尔金拿起帽子，得意洋洋地朝门口走去……

“慢着！”康德拉什金叫住他，“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有逮住你呢？”

“如今我改名换姓了……逮住我可不容易……”

“您可能一辈子就这么生活，到死也没人发觉您是谁……等一等！要知道您现在是老实人了，您早已悔过了……上帝保佑您，就这样，您结婚吧！”

米尔金直冒冷汗……他实在编不出比在逃的苦役犯更吓人的故事，眼前只有一个办法：什么理由也不说，可耻地逃跑……他正准备夺门而去，这时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

“请听我说，您还不了解全部情况，”他说，“我……我是疯子，而